

香港警匪片走到今天，街頭槍戰、臥底反轉、兄弟情義的公式已被反覆翻炒至近乎氾濫。孔令政自編自導的《偵戰》選擇了一條不同的題材：它將「密室推理」這個源自日本本格派的高概念結構，融入到港式警匪片的類型骨架之中。一宗命案，兩間密室——嫌犯從東城警署羈押倉憑空消失，再被發現死於十公里外警察總部反鎖的檔案庫，而行兇彈頭竟來自查案警長「計子默」（古天樂飾）的配槍。這不是單純的「誰是兇手」，而是一個關於「查案的人如何被證據系統反殺」的困局。《偵戰》10月8日已在港澳上映。

文：徐逸珊

圖：美亞娛樂

電影《偵戰》微博



■懸疑警匪動作電影《偵戰》已在港澳上映。

《偵戰》藉密室推理 尋港式警匪片出口

■盧慧敏首次挑戰「打女」角色。

「雙密室」的設定不在於逃脫手法的心思，而在於它所營造的雙層敘事張力。第一層是物理層面的不可能犯罪：人如何從一間密室消失，又如何出現在另一間密室？第二層則是身份層面的悖論：當追兇者同時成為被追捕的對象，他所掌握的每一條線索，都可能將自己推向更深的嫌疑中心。

有評論者精準指出，羈押倉代表「程序」，檔案庫代表「真相」。嫌犯從程序裏消失，死在真相裏，而殺他的子彈來自執法者自己。兩間密室之間那十公里，正是制度與真相之間那道誰也說不清的裂縫。這個解讀為電影賦予了超出類型片範疇的思考空間：當物證鏈完全真實，彈道吻合毫無破綻，唯獨「誰人開槍」是假的，一

個人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清白？編號「9999」的子彈是絕版貨，正規渠道根本無法獲取，這意味着陷害一個人不需要偽造證據，只需要讓真證據指向錯誤的人。

古天樂此沙並肩作戰

古天樂近年飾演的警察角色，大多是「系統裏的硬漢」，疲憊、固執，但始終掌握着行動的主導權。在電影《偵戰》中，「計子默」這個角色顛覆了以往的模式，他是一個「突然被系統拋棄的人」。那顆「9999」子彈不單是物證，更是他與兒子之間僅存的牽掛，當睹物思人的信物成為唯一罪證，父親的情感與警探的理性被迫撕裂。

此沙飾演的「陽作」，則是這部電影最耐人尋味的變數。他不是傳統港片中「負責活躍氣氛」的年輕搭檔，而是明顯保持着一種冷靜甚至警覺的狀態。「陽作」既是「計子默」的忠實拍檔，又行動詭秘、

身負重任，站在信任與隱瞞之間，兩人配合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對彼此信任的考驗。他們的關係亦父亦子，同時又是並肩作戰的戰友，這種情感點綴為冷硬的推理框架注入了難得的溫度。

任達華飾演的總督察「司寇宮」強勢介入，下令檢驗眾人配槍；謝君豪飾演的情報局專員「畢書堂」慧眼識人卻身份難辨。眾人身份與立場交織成一張「全具有嫌疑」的人物關係網，權力關係的錯綜。誰有權質疑？誰的解釋更具說服力？本身也成為了追兇的一部分。

90分鐘片長精煉利落

《偵戰》最值得肯定的一點，是它試圖完成一次類型內部的「換軌」。當港產警匪片愈來愈沉迷於街頭槍戰與爆破場面時，這部電影將重心帶回推理核心：密室詭計、物證拆解、心理試探，用密閉空間放大猜忌感。大約90分鐘的片長，在當代動作片中近乎罕見地精煉，節奏利落，「沒有一點廢話」。

當然這部電影並非沒有瑕疵。部分評論指出邏輯縫隙與轉折的生硬，導演孔令政的風格化嘗試：全夜戲、舞台式打光、架空香港的復古美術也引發了兩極反應。

■編號「9999」是「計子默」與兒子之間僅存的牽掛。

■任達華（右一）飾演總督察「司寇宮」。